

It has to be

非如此不可

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、硕导 | 管朴学

DOI:10.13864/j.cnki.cn11-1311/j.00413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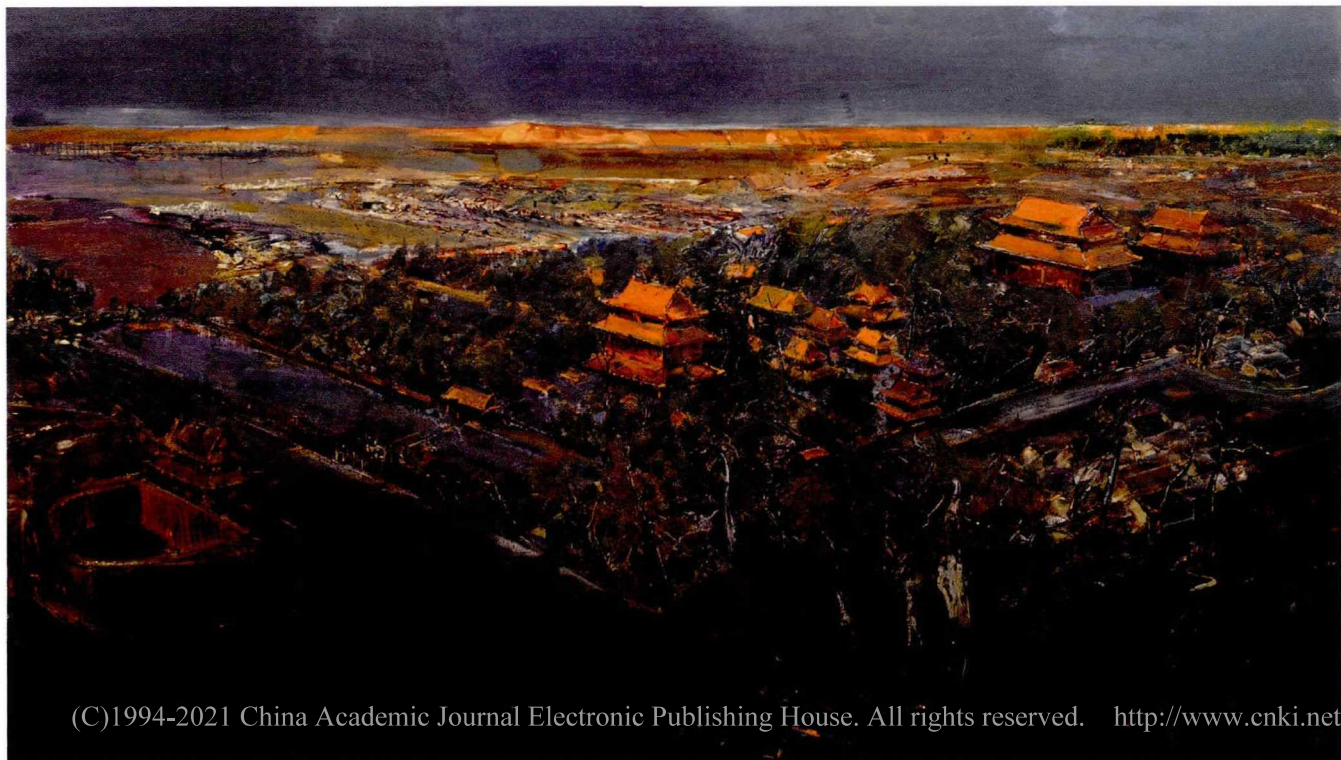
中图分类号: J04 文献标识码: A

记得1997年的夏天，城里热浪滚滚，城外河水猛涨，万亩荷塘，我那多年前一直浑浑噩噩的脑袋在大汗淋漓中好像开了窍。这时我已跟随一位老师研修了一年左右，那年忽然觉得手很痒，见什么画什么，什么不见也能摸索着画些什么，我想我听到了花开的声音，激情而纷乱的那段日子，每天会去山里面转转，回来后画一天的画儿；大大小小的山脉被我转了个遍也画了个遍，尺寸有大有小，起的名字也霸道，《齐烟九点》《济南城》，心里面狂野的不行，自信，兴奋，真的觉得自己特别的好，仅靠直觉便能传达出花香，连空气的颤动都能感觉得到。

画画儿变得如此容易，我很清楚那位老师起了很大的作用，我在合适的时间，合适的地点，又正巧遇到了他，多年的求学并不得法，本以为这位乌克兰画家与苏联教学也不会有太大区别，就那么回事。但我们都错了，在我们相处的两年中他

系统地把现代绘画的传统以各个方面从实践到理论来了一遍。我们痛苦地听着他说对与错，是的，是对与错！艺术怎么会有对错呢？我们只是硬着头皮照他说的做：转折再转折，分解再分解……上了这么多年学，也去国外读博物馆，也看了能看到的所有画家的文集传记，也许他说的那些原则在画家笔录或在哪本书上出现过，但我从未真正理会，跟着物象跑的事总会发生，而他让我们真正做到了马蒂斯所说的那间三层楼的画室：你在一楼画素描；到二楼画色彩；这时你就少下楼去看模特了；到三楼去画你想要的画儿。他会和我们一起画，而我差不多把他在课堂上画的画儿都买了下来，每次看如初见。他很喜欢校外的一条不太干净的小河沟，或干脆站在人行道上画，说这里构成不错。我们都笑他，带他到乡下风光好的地方画，他却不愿，用生硬的中国话说：“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，这里到处都是灰的，灰的。”我们很不理解，哪里灰了，天是蓝的，

管朴学《曲阜古城》油画 290cm×400cm 2013年





管朴学《八月之二》油画 200cm×200cm 2015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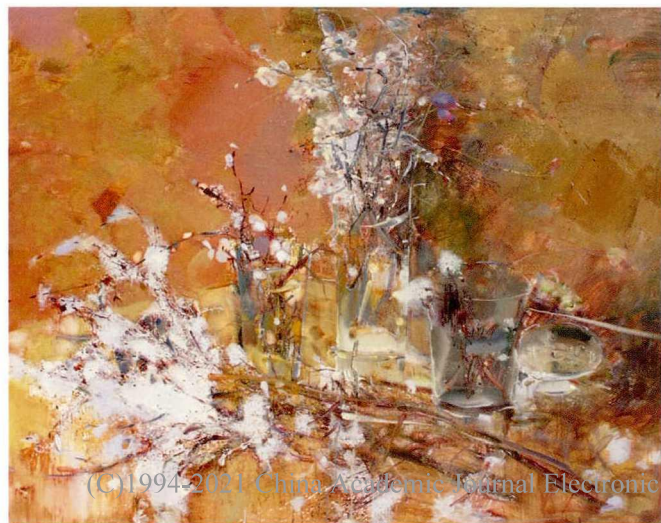


管朴学《丁香花》油画 160cm×180cm 2014年

树是绿的，水也很清啊，现在想来站在他的立场上看，他在意的是异国情调和形式，别的不重要。不过我一直做不到这一点，我在意这个地方有没有人文和历史，也在意当天的心情如何，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，甚至天气，气味对我都会起作用，可谓定力不深啊！我每年会画几张荷花，花必须每天从黄河边固定的那个池塘采来，因为喜欢夏天，年年留念。总希望在天上与人间找到一个点，既纯粹又不离地太远，太过接地气会很土气，太过形式又会失去活力，对于传统和时尚，我认为那是可贵的制约，有了这些制约，所做的努力才具有了意义。

我有时会想，有情怀是必须的，为情怀所做的铺垫也是必须的，而且要一路铺下去，也许才会出现更宽的通天路，写生是其中一个办法，但我坚信“非如此不可”的方式，而不是某一个套路。刚刚我又去了一趟山上，这座山我爬了好多年，它的正面正是赵孟頫“齐烟九点图”。山里的碑文我都记得，摩崖石刻的造像也认得我，黄昏时它们像民国的调调，晴天能看到远处的黄河，时空交错，人文纵横，如果每次都有这样的地方，我熟悉，我来把控，就会出现“非如此不可”的冲动和方法。可笑的是有几年时间不知为什么我会出现在各种地方，坐下来就画，

管朴学《杏花疏影》油画 160cm×200cm 2014年



管朴学《苏兹达里的老酒店》油画 60cm×80cm 2015年





管朴学《泉》油画 160cm×200cm 2008年

相关链接/管朴学

1968年生于山东潍坊。1989年毕业于曲阜师大艺术系，1993年毕业于北京画院高研班，1997年毕业于中央美院硕士研究生课程班。现为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、油画三画室主任，硕士研究生导师，中国美协会员，山东省美协副秘书长。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展览，获第九届全国美展铜奖，第七届全国水彩粉画展铜奖，“艺术家眼中的中国——当代油画展”佳作奖，中国油画写生汇展凤凰奖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精品展优秀奖，“可见之诗——中国油画风景展”优秀奖，山东油画展（2003）铜奖。作品被中国美术馆、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、山东美术馆、岭南美术馆等机构收藏。出版有《中国美术大事记——管朴学艺术创作状态》、《中国油画名家写生作品集——管朴学》、《意写悠悠——管朴学作品集》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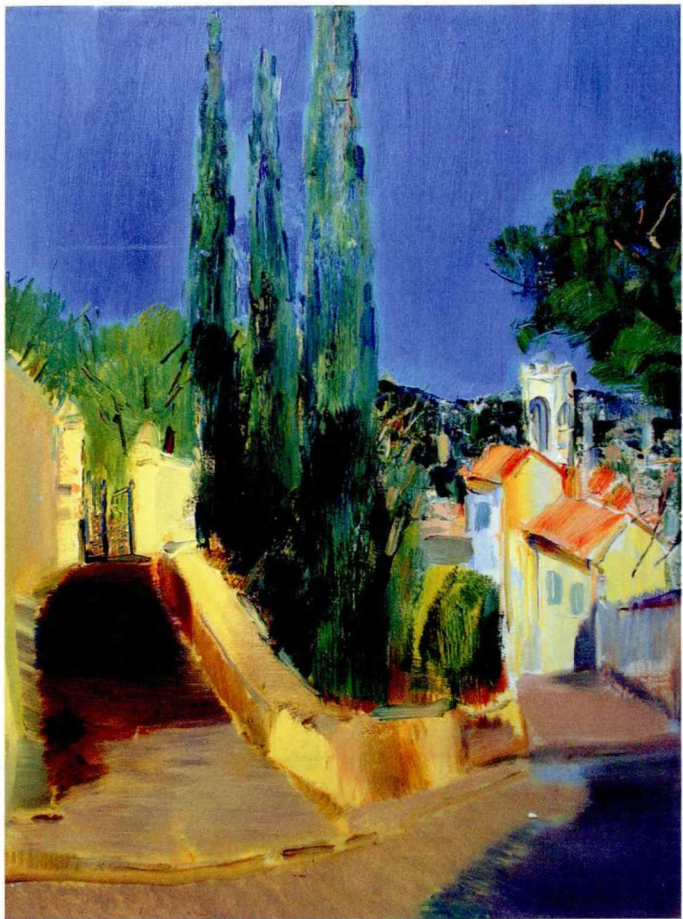
管朴学《暮霞明》油画 60cm×80cm 2015年

管朴学《地中海岸》油画 40cm×50cm 2015年





管朴学《七月七》油画 100cm×80cm 2014年



管朴学《去礼拜的路》油画 80cm×60cm 2015年

两三个小时画完就走，别说是“非如此不可了”，真是“信手拈来”啊。兴奋倒也是兴奋的，但不敢说是激情。不过也有碰对了时间和地方的时候。有一次在苏州走错了路，自己沿着七里山塘一路走到虎丘塔，路上评弹与暖阳真的让人动了怀古之情，那张画的倒还有些情怀。还有一次在尼斯，看完博纳尔的博物馆，尼斯的半山瞭望浅绿色海水和白色的洋房，也动了致敬之意。一张很小的画一直留在身边，但大部分的写生画有轻浮之嫌，失了尊重。

对于绘画，最重要的还是诚意和自然而然，说自己想说的话，画自己能看到的事。能力固然重要，偷技也是偷字当前，千万不敢把偷的东西拿出来让人看见。随着岁月走过，有些事也变了，都市人都有的一些情感也不可避免地在自己心中生长，画的风格和内容方式也从过去的扑面而来的诗意与激情，到现在的理性距离英雄主义的刚性激情，至于写意还是写情，这并不重要，这跟你想要表达的那点意思没什么联系，它所需要关联的另有其事，画中的自圆其说已经是够费周折的了，如异

国情调搭上非洲诗人（画家拉拉兹的画）构架的海边阳台穿入炽热的阳光（迪本科恩的画），线索不同，人文不同，切入点不同，建构的画面需要更合理更可信的联系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至于观念、信仰、图式，没有关系，只要能放得住，自然而有连贯性的东西也是好的，但最好偷来的东西藏一藏，太露骨了就不好了。

最近在画室里待得时间越来越长，画却越来越少了。只言片语的感悟，慢慢等待它连成片，一段时间下来，被满目的只言片语包围，也并不着急把它们串起来，想要的都是确切的东西。幻想与真实牵着的那条线不曾断开，力量、光感、空灵的色彩是灵魂；画有它宿命的结局，成与不成也有定数，最最怕它“不再开花”，每日“以佛咒掩耳”。在这个时代，开放与封闭对我同样重要，你无法做到睁开眼睛时看到的都是好的，而封闭眼睛时真的把值得的精灵封在心里。我不想要所谓的定力，只需要有鉴别力，看该看的，见该见的，自然就会出现该画的，希望自己最终会拥有这样的自由。